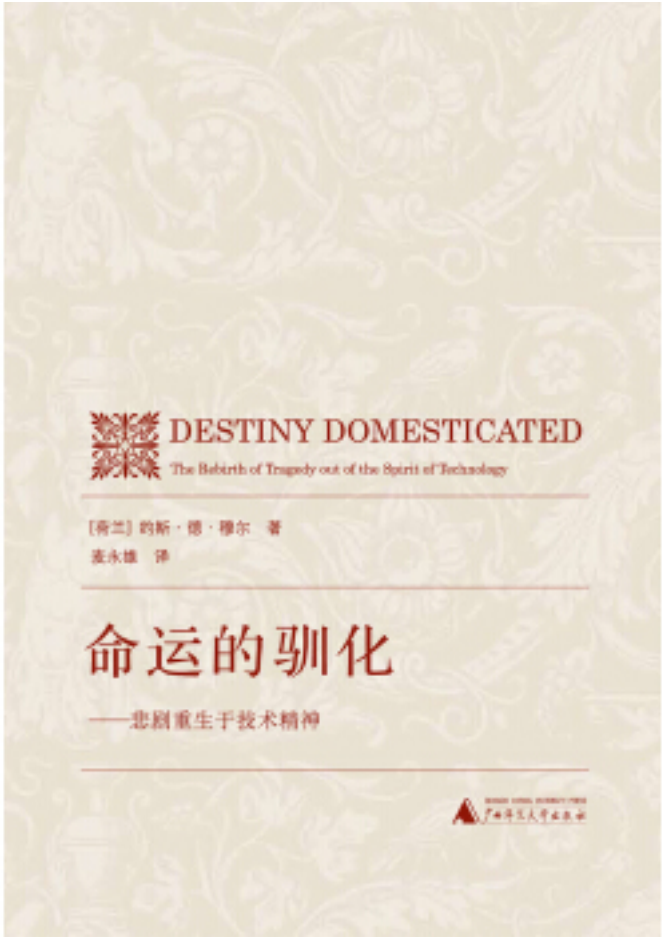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_下载链接1](#)

著者:[荷兰] 约斯·德·穆尔 著，麦永雄 译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考察了西方文明试图驯化命运的三种途径：希腊悲剧文化对命运的英雄般的肯定，基督教对神圣天命的谦卑接受，现代技术社会对命运的“否弃”。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技术的不可控性重新把悲剧的维度引入了我们的文

化。通过对《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美狄亚》等古典悲剧，以及赫尔曼斯与维勒贝克的悲剧小说的广泛考察，作者清晰地阐发了当代视野中的悲剧观，赋予诸如自由意志、决定论和生命的偶然性等哲学论题以崭新的光辉，为审视“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提供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

为了孩子，你一定要读的一本书，每一位家长和老师！
连续8年位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33种文字全球发行，日本有史以来图书销量排行第一名，入选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等数百家媒体深度报道。
她写了日本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一本书，33种文字全球发行，拥有读者数千万；
她是亚洲第一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足迹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她还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拥有观众数十亿；
她被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赞誉为日本最伟大的女性。
她就是小豆豆，黑柳彻子，一个因淘气，一年级就被退学的孩子。
这本书记录了她来到新学校后的一段真实时光，这段时光奠定了她辉煌一生的基础。

~~~~~  
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好像把海市蜃楼看作是干渴难当筋疲力尽的旅行者因心智狂乱而臆想出来的景象（幻觉），另一些人认为那是大气折射的结果：地平线以下的景观被投射到了地平线上方（错觉）。（你可能记得，艾耶尔把它看作幻觉，尽管他把它和其它所有事例都引作错觉的事例。他不是说看似有绿洲的地方并无绿洲，而是直截了当说“它并不存在”。）  
“错觉论证”对错觉和幻觉不加区分，并积极利用此点，我认为，缘故如下。只要提议说展示出来吸引我们的那些事例是错觉，那么，（从这个词的日常用法来看）这就意味着有某种我们的确感知到的东西。而悄悄着手把这些事例叫作幻觉，就塞进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意味：这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不真实的东西，或反正是“非物质的”东西。这两种意味合在一起，可以不知不觉间暗示，在所引的事例中我们的确感知到某种东西，但这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这种暗示，即使还算不上结论，也肯定处心积虑推挤我们一把，恰恰向感觉与料理论家要我们接受的立场推挤得更近一点儿。  
关于错觉和幻觉间的区别以及不可搅浑两者的理由，且说到这里——虽然蛮可以再说很多。现在让我们简要查看一下艾耶尔列出的其他一些事例。例如反射。无疑，你若适当地安置一些镜子，就能够用它们制造出错觉。然而，事情像他意味的那样，凡在镜子中看见东西都是错觉吗？显然不是。因为在镜子中看东西是完全正常的事，再熟悉不过，通常根本谈不上有谁会受骗。无疑，你要是个从来没有见过镜子的婴儿或土人，站到镜子前，你可能相当困惑，甚至出现视觉混乱。但我们其他人因此就该在这里谈论错觉吗？

-----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其中双方几度停战，最后斯巴达获胜。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

腊的国家。

战争的头十年史称“阿希达穆斯战争”，因战争爆发时在位的斯巴达国王的名字而得名。斯巴达人六次从陆上入侵，雅典人依靠坚固的城墙和强大的海军，把农村居民移到城墙之内居住，频频从海上出击，屡次击退斯巴达人的入侵。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大瘟疫，大批居民死亡，伯里克利也于公元前429年罹疾病故。公元前427年，雅典迫使退盟的米提利尼投降，并攻占波提狄亚。公元前425年，雅典占领斯法克特里亚岛，俘斯巴达公民约一百二十名。翌年，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率一千七百名兵士进入哈尔基迪基，占领雅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同年，雅典在德利翁一役中遭受巨大损失。公元前422年，雅典民主派领袖克里昂率所部与布拉西达斯在安菲波利斯城下激战，双方主将均阵亡。次年，战争双方签订为期五十年的和约，因雅典主和派将军尼西亚斯的名字而称为“尼西亚斯和约”。其基本内容是大体维持战前状况。

五十年和平条约的签订，只不过是交换了一纸关于“和平”的空文。双方都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谁也不愿意交出土地。在签约后的几年中，虽然没有进行大的战役，但违犯条约的事时有发生。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在阿尔基比阿德斯的鼓动下，介入西西里岛希腊城邦之间的争端，标志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了新阶段。公元前415年～前413年这一阶段的战争史称“西西里战役”。雅典公民大会决定由阿尔基比阿德、尼西亚斯和拉马科斯共同负责指挥远征军。军队到达西西里岛不久，阿尔基比阿德就因与捣毁赫尔墨斯神像案有牵连被控犯有渎神罪，被召回雅典候审。回雅典途中他逃到斯巴达，向当局提出挫败雅典的重要建议。斯巴达按照他的意见，于公元前414年派兵支援叙拉古。公元前413年秋，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是役损失战舰200余艘，海军3.5万人。同年，斯巴达又派陆军常驻德凯利亚，不断对雅典进行骚扰。

在西西里的惨败使雅典元气大伤。接着，雅典在爱琴海的盟邦纷纷背离。军事形势的恶化伴随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导致公元前411年发生政变，雅典民主政体被推翻，建立了以四百人会议为首的寡头政治。次年，民主政体重建。此后，雅典虽然在小亚细亚沿岸及黑海海峡附近的海战中数度取胜，但斯巴达却得到波斯资助再建海军。公元前405年斯巴达将雅典180艘舰船诱入赫勒斯滂海峡，突然袭击，这一战，雅典舰队全军覆没，标志着雅典海上霸权丧失殆尽。

战争使参战双方的多数城邦蒙受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国力下降，繁荣富强的希腊从此一蹶不振。波斯帝国得以插手希腊各邦的事务，胜利者斯巴达成为希腊的霸权国。但斯巴达的霸权没有维持多久，最终被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征服。[1]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判然有别——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不是判然有别，至少相当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大像是我们眼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更接近《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引人深思的是，直到18世纪之前，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柏拉图的作品似乎一直是学园内部的秘学。随着形而上学在近代成为显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品迅速取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近人对色诺芬的评价也一落千丈——翻开20世纪的各色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色诺芬不是受到奚落（比如大名鼎鼎的罗素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干脆忽略不计。在西方学界，20世纪已经召开过多次“国际性”柏拉图学术研讨会，却似乎从未召开过以色诺芬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书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古典学系发起并组织召开的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讨论色诺芬的一本书——《回忆苏格拉底》，时在2003年。

在20世纪，唯有思想史大家施特劳斯不遗余力为色诺芬正名，他的第一本解读色诺芬作品的专著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足足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见到施特劳斯努力的结果：从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典学界研读色诺芬的经典文献，尽管施特劳斯既非古典学科班出身，也从未在古典学系执过教。色诺芬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贬低，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直接相关：19世纪的德国学界以确立具有现代特色的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荣。但在尼采、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和施特劳斯眼里,19世纪的德语文史学界所确立的古学范式,是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这种范式培育出的是对古代经典自以为是的学术姿态(比如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甚至培育出古典“盲人”——施特劳斯在给沃格林的信中曾说,如今的好些古典学家是“瞎子”。这一说法听起来不厚道,但施特劳斯仅仅在私信中才如此表达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批评,与尼采在自己书中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公开斥责相比温和多了。《保利古典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被视为德国古典学界的学术丰碑,施特劳斯以具体例子公开指证这个丰碑的“盲目”时,言辞温和得多,古典学专业毕业的人几乎看不出来。《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判然有别——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不是判然有别,至少相当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大像是我们眼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更接近《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引人深思的是,直到18世纪之前,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柏拉图的作品似乎一直是学园内部的秘学。随着形而上学在近代成为显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品迅速取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近人对色诺芬的评价也一落千丈——翻开20世纪的各色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色诺芬不是受到奚落(比如大名鼎鼎的罗素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干脆忽略不计。在西方学界,20世纪已经召开过多次“国际性”柏拉图学术研讨会,却似乎从未召开过以色诺芬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书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古典学系发起并组织召开的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讨论色诺芬的一本书——《回忆苏格拉底》,时在2003年。

在20世纪,唯有思想史大家施特劳斯不遗余力为色诺芬正名,他的第一本解读色诺芬作品的专著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足足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见到施特劳斯努力的结果:从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典学界研读色诺芬的经典文献,尽管施特劳斯既非古典学科班出身,也从未在古典学系执过教。色诺芬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贬低,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直接相关:19世纪的德国学界以确立具有现代特色的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荣。但在尼采、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和施特劳斯眼里,19世纪的德语文史学界所确立的古学范式,是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这种范式培育出的是对古代经典自以为是的学术姿态(比如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甚至培育出古典“盲人”——施特劳斯在给沃格林的信中曾说,如今的好些古典学家是“瞎子”。这一说法听起来不厚道,但施特劳斯仅仅在私信中才如此表达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批评,与尼采在自己书中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公开斥责相比温和多了。《保利古典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被视为德国古典学界的学术丰碑,施特劳斯以具体例子公开指证这个丰碑的“盲目”时,言辞温和得多,古典学专业毕业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  
都是我喜欢的书,如获至宝。

-----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考察了西方文明试图驯化命运的三种途径:希腊悲剧文化对命运的英雄般的肯定,基督教对神圣天命的谦卑接受,现代技术社会对命运的“否弃”。

-----  
这本书最好结合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来读。古希腊时代的悲剧精神,在技术时代的生存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恰巧我对古希腊哲学很有兴趣,因此就买来读了。

-----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_下载链接1](#)

书评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_下载链接1](#)